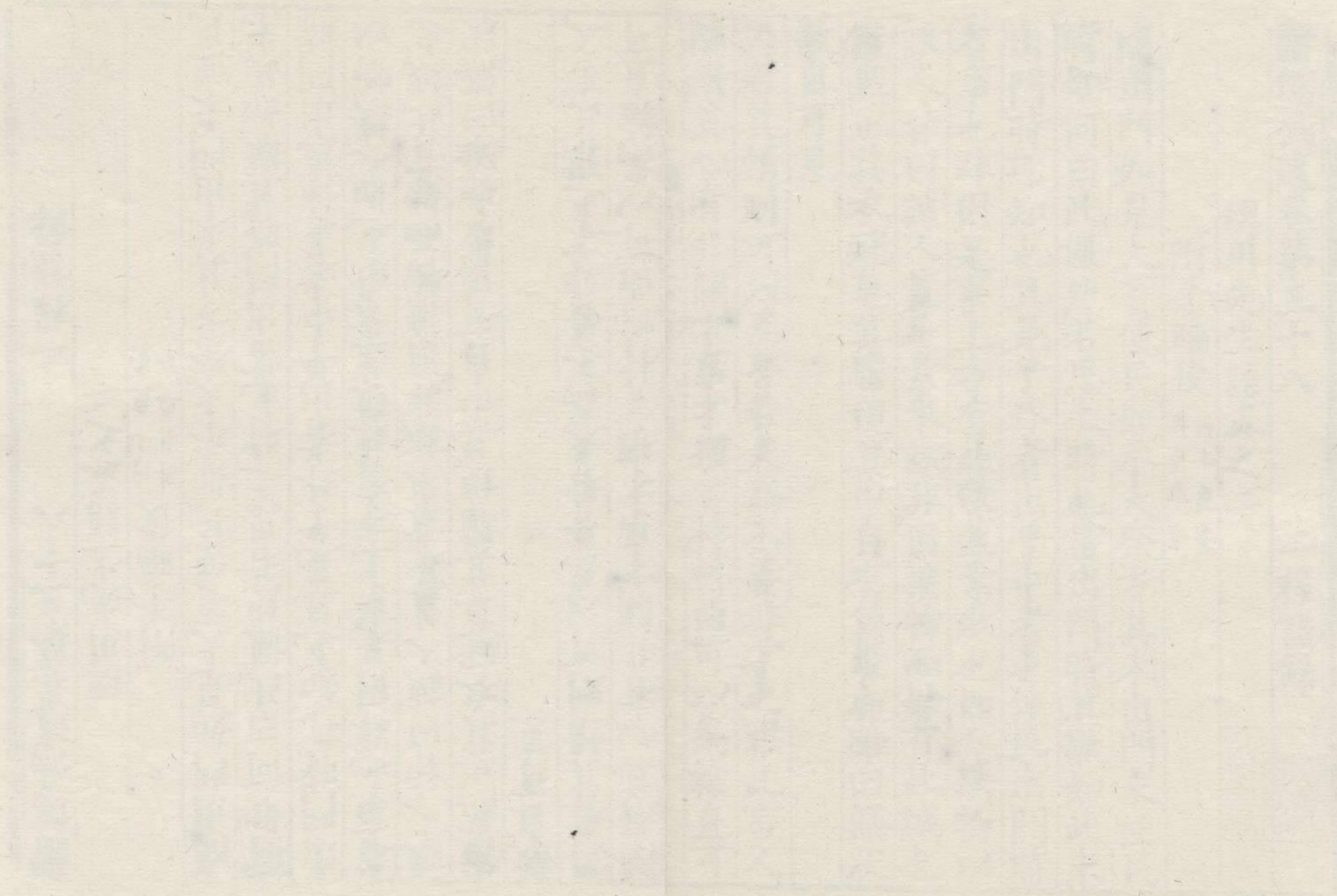


呂氏春秋

六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審應覽第六



重言 精諭 離謂 淫辭 不屈

應言 具備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人主出聲應容不可不審凡主有識言不欲先

淮南記曰先唱者窮之路後人唱我和人先我隨以

其出為之入以其言為之名取其實以責其名實德

實也名德行之名也虛稱不可以為致則說者不敢

妄言其為名實也而人主之所執其要矣要約孔思請

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孔思子思伯

去之孔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魯君曰主

不肖而皆以然也違不肖過不肖而自以為能論天

下之主乎凡鳥之舉也去駭從不駭駭擲去駭從不

駭未可知也去駭從駭則鳥曷為舉矣孔思之對魯

君也亦過矣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韓氏

亡之也願君之封其後也見惠王魏武侯子也孟子所

初兼其國昭侯哀侯之後此所謂存亡繼絕之義君若

封之則大名昭侯惠之公子食我曰臣請往對之公

子食我至於魏見魏王曰大國命弊邑封鄭之後弊

邑不敢當也弊邑為大國所患昔出公之後聲氏為

晉公拘於銅鞮大國弗憐也而使弊邑存亡繼絕弊

邑不敢當也大國謂魏國也言韓當為大國所憂出

銅鞮魏國不救故曰弊邑不敢當也魏王慙曰固非

寡人之志也客請勿復言言封鄭非寡人意也是舉

不義以行不義也魏王雖無以應韓之為不義愈益

厚也厚多也公子食我之辯適足以飾非遂過飾好其

其魏昭王問於田訕曰寡人之在東宮之時昭王襄

也東宮世子也詩云聞先生之議曰為聖易有諸乎

有是言不可田訕對曰臣之所舉也言有昭王曰然則先

生聖于也于乎田訕對曰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

知舜也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今

訕未有功而王問訕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邪昭

王無以應田訕之對昭王固非曰我知聖也耳問曰

先生其聖乎已因以知聖對昭王已謂昭王有非其

有田訕不察也察知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

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惠王趙襄子後七世

生事治也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

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為也必有其實虛空今蘭離石

入秦秦二縣叛趙自入於而王縞素出一作總縞素出

秦也今屬西河而王縞素出一作總縞素出

服之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得國之樂也言秦得

地而王出布一作總秦得蘭石也齊亡地而王加膳置酒而

所非兼愛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

此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

求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困不衛嗣君

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嗣君

後也八世平侯之子也秦貶其號為君夫聚粟也將

以為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矣擇言民自藏粟於

何擇擇薄疑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得知猶其不

如在上也為官言不如其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

如為民言不凡聽必反諸已審則令無不聽

矣聽國久則固固則難亡今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

知反諸已也公子沓相周申向說之而戰申向周人

族也為公子沓相說公子沓嘗之曰申子說我而戰

為吾相也夫嘗毀也說我我說之也而戰懼毀申向

曰向則不肖雖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見老者而使之

戰請問孰病哉孰誰公子沓無以應應答戰者不習

也不慣習見尊使人戰者嚴駟也嚴尊意者恭節而

人猶戰任不在貴者矣故人雖時有自失者猶無以

易恭節自失不足以難以嚴駟則可言以嚴駟者

失則可也

大三十一
呂氏春秋卷一八

三

審應

二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闇三

年不言高宗殷王盤庚之弟小乙之子也德義高美

之喪也論語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曰

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此之謂

也卿大夫恐懼患之憂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

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類善古之天子其

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遺失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

梧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前桐葉以

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戲不周

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

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晉叔虞成王之母弟也

娠太叔夢天帝謂已曰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虞及

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

叔為晉侯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令成王益重

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正輔荆莊王立三年不

聽而好讒莊王楚繆王商臣成公賈入諫王曰不穀

禁諫者今子諫何故禁止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

王讒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施設也何不施對曰有

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

射之使王射不動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

大二十、小二十

呂氏春秋卷十八

四

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

以覽民則也覽觀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

駭人冲至也賈出矣不殺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

人所退者十人群臣大說荆國之衆相賀也故詩曰

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

謂邪成公賈之讒也賢於太宰嚭之說也太宰嚭之

說聽乎夫差而吳國為墟楚鄭晉栢州之舉之子世舉奔

成公賈之讒喻乎荆王而荆國以霸齊桓公與

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聞發行桓公怪之曰與

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

大五十八

管子卷之八

五

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謏日之役者有執蹠船而上視

者踰意者其是耶乃令後從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

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

延引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牙謂東郭也管

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

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

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鍾鼓之

色也湫然清靜者裘經之色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

兵革之色也矜嚴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艷然充

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去而不金金去開所言

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間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且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唯善匿弗能隱也隱藏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也元耽是也詹何體道人也田子方學於子貢尚賢仁而貴禮義魏文侯之老耽學於無為而貴導德周史伯陽也三川

重言

三曰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蜻蜻蜉蝣小蟲細腰然日玩之而不去

大三百四十一

呂氏春秋卷十八

六

弄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八女居所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勝書說周公旦曰廷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精微無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此之謂不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殷雖惡周不能疵矣疵病口喑不言以精相告紂紂多心弗能知矣紂多惡周必病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雖衆弗能窺矣窺猶見同惡同好志皆有以雖為工八子弗能離矣孔子

見温伯雪子不言而出伯雪子子貢曰夫子之欲見

温伯雪子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

夫人者目擊一作解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故未見其

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符道也

也合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

微言乎孔子不應也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勝

皆稱公子建為費無極所讎出奔鄭與晉通謀欲反

鄭於晉鄭人殺之勝與無父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伐

鄭報父之仇許而未行晉人伐鄭子西子期率師救

鄭勝怒曰鄭人在比讎不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

微言微言陰謀密事也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喻

言若石沈沒孔子曰没人能取之没人能取之白公

水中人不知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暑易牙嘗而知

之淄澠齊之兩水名也白公曰然則人不

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為可

耳知言言仁言義言忠信仁義大白公弗得也弗得

行於民民欣而戴之別可用也言者謂之屬也謂

之知言知謂則不以言矣以微言言言言者謂之屬也不謂

仁不言求魚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

去不仁不至為無為無為乃無為無為因天

義之言淺智者之所爭則未矣此白公之所以

死於法室末小子也白公能蹈無為遂行其志殺子

司寇也一曰浴室澡浴之室也齊桓公合諸侯合會

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公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晉襄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為崇弊

襄公文公之子驪也按夫曰秋經襄公以魯僖三十三

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三塗之山陸渾之南故假道於周也

襄公即位至魯文公六年立十無卜三塗為崇之言也魯昭十七年傳曰晉侯使屈穀如周請事於洛與莒弘

謂劉子容猛非祥也其戎平陸渾二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傲戎九月丁卯晉曷帥師涉自棘津

使祭吏先用牲于洛陸渾下人不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自二於楚也計襄公卒至此乃九十六

年曆世亡矣按傳晉傾公也此云襄公復妄言也

天子許之天子周朝禮儀以者事畢客出莒弘謂劉康

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予嘉之事也

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晉襄公周襄王時也莒弘乃景王敬

王之大夫春秋之末也以世推之劉康公乃傲戎車

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揚子將卒十二萬

當為晉頃公不得為襄王明矣

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此形名
不相當聖人之所察也甚弘則審矣故言不足以斷
小事唯知言之謂者可為

精諭

四曰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
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一本作
巧辭
成黨衆口熏天熏動也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
惑之也惑疑又況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為
惑故惑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亡國之主
不自以為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然有亡者國無二

卷之八

呂氏春秋卷十八

九

道矣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
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
窮蓋不可無辨也辨別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
愈疾其亂愈疾此為國之禁也為治禁法故辨而不當理
則偽偽也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偽之民先王之所誅
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宗本也洧水甚大鄭之富人
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
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
鄧析鄧析又荅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夫傷患
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

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此鄭析

所以車裂而死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箕子

弘以此死以世詭知反白為箕子商容以此窮紂之

庶父也商容紂時時人老子窮周公召公以此疑蔡流

言故疑也論語曰雖有周范蠡子胥以此流放死生

存亡安危從此生矣此讓辨無子產治鄭鄧析務難

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一作袴民

之戲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

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一作變所欲勝因勝所

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謹諱子產患之於是殺鄧

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

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有如鄧析此所以

欲治而愈亂也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

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為利

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口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

以死為顧可以見人乎石八是者數傳不死於其君長

大不義也其辭猶不可服辭之不足以斷事也明矣

夫辭者意之表也鑒其表而棄其意悖悖惑故古之人

得其意則舍其言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言而意

不可知其與橋言無擇橋及也齊人有淳于髡者以

從說魏王魏王魏王以六國為從也約車十乘將

使之荆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其行關西

覓以合關東從之為未足復說欲連關失從之意又失

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寡其有辯不若無辯周

鼎著倖而齧其指先生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倖

之巧工也以巧聞天下周家鑄鼎著倖於鼎使自齧

其指明不當大巧偽也一說周鑄鼎象百物投巧絕

離謂

五曰非辭無以相期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又有辭焉

心之謂也言不欺心則近之矣凡言者以諭心也言

八三十三

呂氏春秋卷一八

十一

心相離而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非所行也非所

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空雄之遇秦趙相與約

空雄地名遇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

之所欲為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興兵攻魏趙欲救之

秦王不說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為趙助之

趙之所欲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

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趙王趙惠王也平原平原

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

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孔穿公孫龍

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臧三牙公孫龍言

藏之三牙甚辯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皆辯士也論相易奪也

不得度關因言馬白非白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馬此之類也故曰甚辯也

更明日孔穿朝朝見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

之言甚辯昔昨日也其辯謂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

牙矣雖然難言藏三牙之說也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

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難易之說未聞不

知君將從易而是也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

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辯相易也荆柱

國莊伯甘國官名若秦之有相國令其父視曰日在天視其奚如

曰正圓視其時日當今令謁者駕曰無馬令消人取

冠進上問馬齒圍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馬上下齒

下十八合為三十謂若公孫龍滅去其三牙多人有

任臣不亡者臣亡莊伯決之任者無罪斷之便無罪

刑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塗道也見婦人衣緇衣

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公雖

亡緇衣此實真一作吾所自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

我衣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

當紡緇子豈不得哉計得猶便也澄子橫認路婦緇衣

言宋亂也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

羣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宋王康王也言唐鞅對曰王

無法也

何故不畏我

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為不畏王欲羣

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

羣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唐鞅之對也不若

無對鞅令宋王善與不善皆罪之以立威王惠子為

魏惠王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一作良人民人皆善

之惠子惠施宋人也仕魏為惠王也獻之惠王惠王善之

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翟翦翟黃惠王曰可行耶翟

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對曰今舉

大木者前呼與譎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

與譎或作邪譎前人倡後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

此其宜也鄭衛之音皆新聲非雅樂凡人所夫國亦

木之大者也言惠子之法若鄭衛之音宜於衆人之

也可行

淫辭

六曰察士以為得道則未也雖然其應物也辭難窮

矣辭雖一作難窮其為禍福猶未可知也猶向察而以達

理明義則察為福矣察而以飾非惑愚則察為禍矣

惑古者之貴善御也以逐暴禁邪也魏惠王謂惠子

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

傳國傳授惠子辭謝不王又圍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

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

以此聽寡人也從聽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

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

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爭之心愈甚也

惠王謂惠子曰古之有國者必賢者也夫受而賢者

舜也是欲惠子之為舜也夫辭而賢者許由也是惠

子欲為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王欲為堯也堯

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稱此今無其

他而欲為堯舜許由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鄆也鄆邑名

於鄆將服齊威王幾弗受威王田和之孫孟子所見

於齊也也惠王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言幾

難於魏凡自行不可以幸為必誠言前曰蝗蝻農夫

不為必誠也以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子弟子也蝗蝻

得而殺之奚故為其害稼也匡章孟多者數百乘步

今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

其害稼亦甚矣甚於惠子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

相應匡章謂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

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晞

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施惠子名也使工女化而

大平
卷十八

今子充州謂蝗為騰諭王與惠子擅相禪受害於義者也今公行

也得而殺之也奚故為其害稼也也匡章孟

不為必誠也以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子弟子也蝗蝻

難於魏凡自行不可以幸為必誠言前曰蝗蝻農夫

也也惠王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言幾

於齊也齊威王幾弗受威王田和之孫孟子所見

於鄆將服他而欲為堯舜許由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鄆也鄆邑名

於齊也也惠王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言幾

不為必誠也以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子弟子也蝗蝻

難於魏凡自行不可以幸為必誠言前曰蝗蝻農夫

也也惠王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言幾

於齊也齊威王幾弗受威王田和之孫孟子所見

於鄆將服他而欲為堯舜許由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鄆也鄆邑名

於齊也也惠王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言幾

不為必誠也以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子弟子也蝗蝻

難於魏凡自行不可以幸為必誠言前曰蝗蝻農夫

也也惠王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言幾

為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為木不能治水使聖人

化而為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之者也而能

公何事比施於螻蟻乎惠子之治魏為本其治不治

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大

將愛子有禽者也言惠王用惠子之謀為土地之故

恐不勝用勝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此謂以其術

之愚為天下笑得舉其諱舉其人笑之得乃請令周

大史更著其名言惠王比惠子於管夷吾欲圍邯鄲

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潞潞也國家空虛竭也天下

之兵四至救邯鄲之兵從眾庶誹謗怨望諸侯不舉

一作舉皆謝於翟翦而更聽其謀社稷乃存翟翦言

道其惡也法善而不可行又為惠王說兩卒大不前呼與譌後亦

和之豈無鄭衛之音不若此其口宜也嘗謝負於翟

翦而從其謀社稷而從其謀名寶散出土地四削魏國從此衰矣名寶

賊天下莫大焉害賊幸而獨聽於魏也言惠子之言獨

幸以賊天下為寶以治之為名匡章之非不亦可乎

匡章之非惠子不亦可也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疆

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媚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

天三十八
卷十八

十五

婦曰蕉火大鉅入於門門中有以陷讀一作婦歛新

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一之家氏也家氏然

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遇其說我有大甚

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

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為民父母父

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詩豈曰

愷悌新婦哉誹汙因汙誹辟因辟是誹者與所非同

也白圭曰惠子之過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

聞而誹之因自以為為之父母其非有甚於白圭亦

有大甚者

不屈

七曰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

而不可食市丘魏邑也鼎大鼎不宜烹小也能和五

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焦燥難勝熟然而視之螭焉美無

所可用螭讀齒齒之貌惠子之言有似於此似此鼎好

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為之龍則莫

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

醜邪白圭之論自恃其少魏王大甚以惠子之言螭

焉美無所可用是魏王以言無所可用者為仲父也

是以言無所用者為美也公孫龍說燕昭王以偃兵

龍說燕昭王以偃兵

龍說燕昭王以偃兵

龍魏人也昭王燕王昭王曰甚善寡人願與客計之曾之子也偃止也

公孫龍曰竊意大王之弗為也王曰何故公孫龍曰

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大王盡

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際者大王盡養之雖

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猶若弗養其卒果破齊以為功

今大王曰我其取偃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

盡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為也王無以應

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司馬喜趙相國也曰先

生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然如曰今王興兵而

攻燕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

乎司馬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

將是之乎司馬喜無以應路說謂周頤曰公不愛趙

天下必從周頤曰固欲天下之從也天下從則秦利

也路說應之曰然則公欲秦之利夫周頤曰欲之路

說曰公欲之則胡不為從矣魏令孟印割絳窈安邑

之地以與秦王王喜令起賈為孟印求司徒於魏王

魏王不說應起賈曰印寡人之臣也寡人寧以滅為

司徒無用印魏亦願大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詔起

賈出遇孟印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曰公甚賤於

公之主公之主甚賤公之主曰寧用滅為司徒無用公謂

公之主甚賤公之主曰寧用滅為司徒無用公謂

公之主甚賤公之主曰寧用滅為司徒無用公謂

小四十一 呂氏春秋卷一八 十七

印孟印入見謂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為司

徒孟印曰王應之謂何王曰寧以城無用印也孟印

太息曰宜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

絳窳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一作善牛也言王使

絳窳安邑之書致印雖不肖獨不如牛乎且王令三

將軍為臣先曰視印如身身王是重臣也令二輕臣也

二疑也臣見令臣責令秦印雖賢固能乎言不居三

日魏王乃聽起賈印聽起賈言用凡人主之與其大官

也為有益也今割國之錙錘矣而因得大官錙錘分也

兩也謂分絳窳安邑而且何地以給之給大官人臣

之所欲也孟印令秦得其所欲田所欲秦亦令孟印得

其所欲司徒責以償矣尚有何責魏雖彊猶不能責

無責又况於弱魏王之令乎孟印為司徒以棄其責

則拙也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誕魏王誕詐也許綰

未為帝也詐魏王言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以河

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

又曰若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

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三論謂河內身三論之上也

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

王曰甚善其然乃輒輟行輒止不秦雖大勝於長平三

大三平六
小三平九
臣未秋卷十八

年然後決秦將白起攻趙三年坑其卒四士民倦糧食

當此時也兩周全其北存魏舉陶削衛地方六百有

之勢是有是之勢是而入大蚤入秦大蚤奚待於魏敬之說

也言何必待魏敬之夫未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將大將

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將大將可以入而入未入入與不入

之時不可不熟論也論辯也

應言

八曰今有羿逢蒙繁弱於此而一作無弦則必不能

中也羿夏之諸侯有窮之君也善射百發百中蓬蒙

為弓名中非獨弦也而弦為弓中之具也夫立功名亦

古史表卷十八

有具不得其具賢雖過湯武則勞而無功矣湯嘗約

於鄆薄矣薄或作亳武王嘗窮於畢程矣畢程伊尹嘗居

於庖厨矣太公嘗隱於釣魚矣賢非衰也知非愚也

皆無其具也故凡立功名雖賢必有其具然後可成

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說人而令已不得行其

術也子賤孔子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

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

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云不善則宓子

賤為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

不善子勉歸矣勉猶勉也二吏歸報於君報魯君也曰宓子不

可為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吏邑也此臣所以辭

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

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遣發而令之亶父告宓子

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

亶父者子決為之矣五歲而言其要要約最宓子敬

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旗短褐衣弊裘而

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問焉曰

漁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

取小魚也古者魚不尺不升于俎宓子聽聖人所舍之化為盡類也故不欲人取小魚

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

民間行閭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

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施至誠於近以化之使刑

遠行於宓子必行此術於亶父也夫宓子之得行此術

也魯君後得之也魯君後得之者宓子先有其備也

先有其備豈遽必哉此魯君之賢也三月嬰兒軒冕

在前弗知欲也斧鉞在後弗知惡也慈母之愛諭焉

誠也故誠有誠乃合於情精有精乃通於天乃通於

天水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况於有血氣者乎故凡

說與治之務莫若誠以誠說則信世百之聽言哀者不

若見其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明剛也說與治不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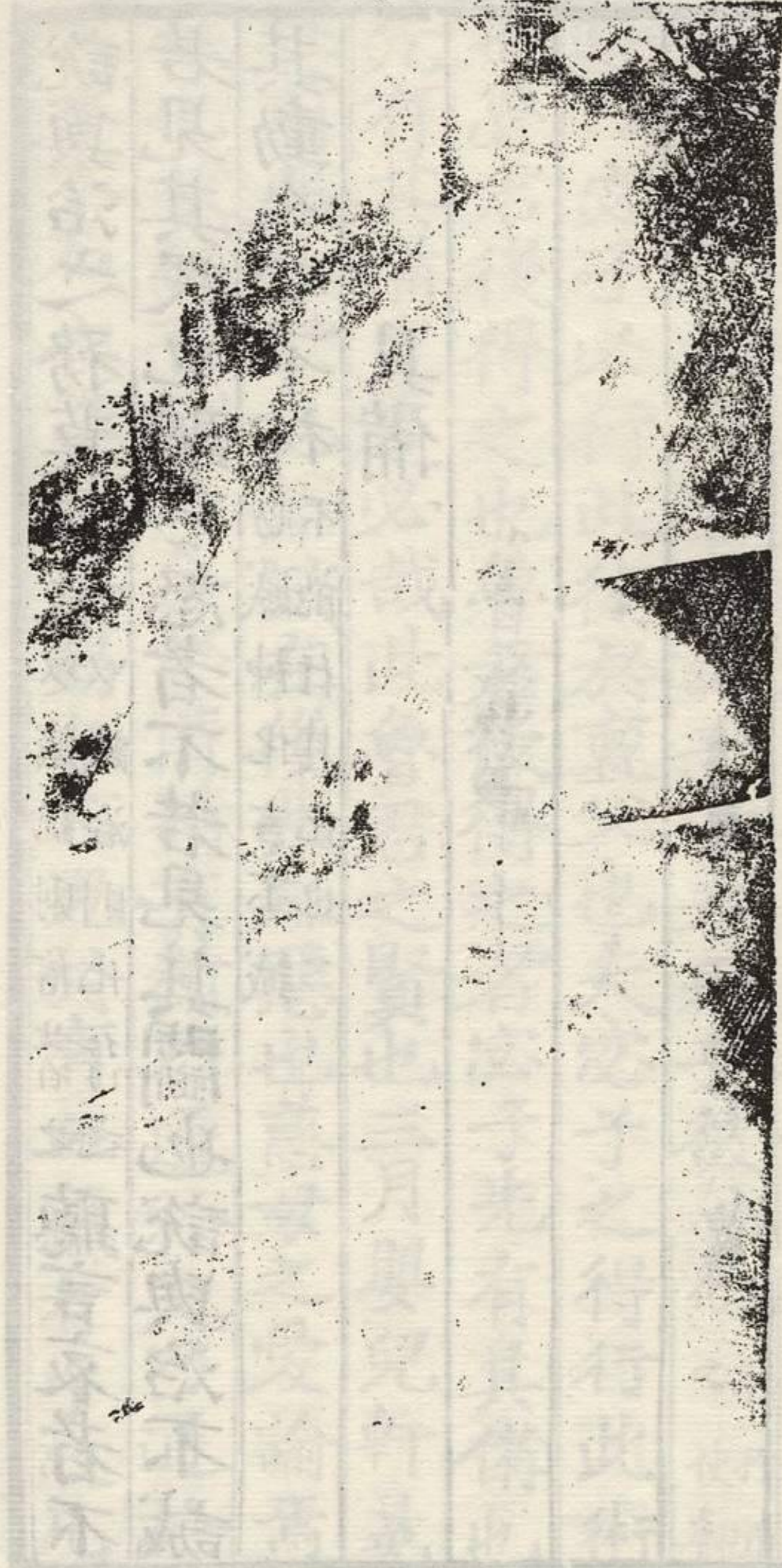
其動人心不神不誠能感神化言不誠

具備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十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離俗覽第七

高義 上德 刑民 適威 為欲

貴信 舉難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人能蹈之者少故曰不足所有餘者

妄苟也妄作苟為不尊理義也民之情貴所不足賤

所有餘所有不足者理與義也故故賤之故布衣人臣之

行潔白清廉中繩愈窮愈榮益窮困益有榮名雖死

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伯夷也所潔白中正若周時

大二百四十四 小百九十四 呂氏春秋卷十九

而益貴然而以理義斷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

舜湯通義斷削神農黃帝之行猶有可苛者非獨舜

與湯也言雖聖不飛飛也材猶有短力有所不足裏字讀如曲撓之撓也

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正材難得故舜讓其

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也葆力

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妻攜子

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北

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剛畝之中而游入

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也止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

羞之漫汗也而自投於蒼谷領之淵投猶沈也蒼湯將伐

桀因卞隨而謀卞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卞隨

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

曰孰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

力忍詢詢辱也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

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

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

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潁

水而死以湯伐桀故謂之無道之人也以受湯之讓

川陽城西湯又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圖之武賢一作

大三百二十九
小百二十七

呂氏春秋卷十九

者遂之遂成也仁者居之居之也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

之請相吾子胡何何不位天下之位務光辭曰廢上

非義也上天子謂桀廢禮義也殺民非仁也戰伐殺民非仁心人犯

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

道之世不踐其土况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

石而沈於募水募水名也音伯故如石戶之農比人無

擇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

察見也其視貴富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不之賴不賴

善也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物不欲於物故不

漫於利不牽於執漫汗牽也而羞居濁世惟此四士者之

節四士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下隨務光羞居亂若世皆遠引而去或曰投而死此四人介之人者若

夫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已而動因時而為以愛

利為本以萬民為義譬之若釣者魚有小大餌有宜

適羽有動靜羽釣也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

矛失戟得矛心不平一平阿齊邑也餘子官氏也却一作與晉人戰亡其所執戟而得晉人之矛也

退而去不自快失戟不自安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

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

為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

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高唐齊邑也孫孤特

位尊叔姓無孫名守高唐之大叔無孫曰矛非戟也夫也餘子當其馬前而問之

呂氏春秋卷一九

三

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亢當也平阿之餘子

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

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濟入也疾驅而從之亦死而

不反反還也今此將衆亦必不北矣北走也今此處人主

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

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

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齊莊公之

時莊公名光頃公之子景公之兄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

縞之冠丹續之袍縞纓也東布之衣新素履墨

劔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寤覺徒但

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一作退而自歿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也加上

離俗

二曰君子之自一作為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所行誠義也俗雖謂之窮通也也通達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故當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辭不敢受也

大三百四十一

呂氏春秋卷十九

四

罰誠當雖赦之不外不取也庶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主必宜內及於心不慙然後動孔子見齊景公

景公名杅曰莊公光之弟靈公環之子

景公以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

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也苗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

駕辭而行行去也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為魯定公

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不

苟且也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子墨子弟子也公上過語

墨子之義義道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

越也苟誠也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

子社二十五家也三公上過復白子

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唯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

曰殆未能也也殆近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

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

衣量裹一作腹而食比於賓賓客也未敢求仕萌民也越王

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無

越為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愛一作其國是作

退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凡人不可

不熟論秦之野人以小利之以弟兄相獄親戚相忍

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

大三百七十三
小六十四
呂氏春秋卷十九

五

秦之野人相去亦遠矣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

師衆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

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王而遁復白也至

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

為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

之為王者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

終為天下撓撓擗也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

為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

以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鄣歧

之廣也鄣鄣湯所居也岐萬國之順也從此生一作矣

荆之為四十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亂矣靈王

谿之臺百姓愁怨公子棄疾弒之而立是為平王子

公勝平王太子建之子也出奔鄭鄭人殺報令尹子

西司馬子旗伐鄭復讎計而未行晉人伐鄭子西谿

曰公之嘗有鄭襄州侯之避矣鄭襄州侯事晉而

亂也今猶為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子囊與子囊之節

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言子囊之忠雖百世猶不可

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其為人也公直無私王

使為政昭王楚平王棄廷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

父也還車而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

法不忍不忍行刑阿有罪廢國法不可阿私失法伏

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鑕請死於王免父殺身

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事職也石渚辭

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

令一作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

鑕歿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

而不肯石渚之為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高義

三曰為天下及國為治也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

義不賞而民勸勸善也不罰而邪止此神農黃帝之政

也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華

呂氏春秋卷之九

之高也西岳會稽之險吳山名在郡不能障矣障防闔廬之

教孫吳之兵不能當矣孫吳起孫武也吳王闔廬

故古之王者德廻乎天地通廻澹乎四海澹之東西南

北極日月之所燭天覆地載愛惡思一作不臧臧也臧匱虛

素以公素質也惡其實以小民皆之皆公也其之敵而

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順天教變容改俗而莫得其

所受之得也此之謂順情情性也順故古之人身隱

而功著形息而名彰身沒於後世說通而化奮利行

乎天下利民之化而民不識識知也堯時民不知也

豈必以嚴罰厚賞哉嚴罰厚賞此衰世之政也三苗

不服禹請攻之三苗遠國在豫舜曰以德可也行德

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

行不為險矣孟門太行之險也太行塞在故曰德之

速疾乎以郵傳命周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

武也作樂金鐘在後舜其猶此一作乎其臧武通於

周矣晉獻公為麗姬遠太子太子申生居新城公子

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麗姬謂太子曰往昔君夢

見姜氏太子祠而膳于公姜氏申生之母麗姬易之猶

也毒公將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歸太子自曲沃

也由遠姬施酖于酒嘗人人死食犬犬死故誅太

也由遠姬施酖于酒嘗人人死食犬犬死故誅太

也由遠姬施酖于酒嘗人人死食犬犬死故誅太

呂氏春秋卷一九

七

子太子不肯自釋

釋理也

曰君非麗

姬居不安食不甘

遂以劔死公子夷吾自屈奔梁公

子重耳自蒲奔翟

去翟過衛衛文公無禮焉

文公名宣姜而

燬宣公庶子頑烝生之無禮不禮重

也耳過五鹿如齊齊桓公死去齊之

曹曹共公視其駢

脅使袒而捕池魚

共公名襄昭公之子去曹

過宋宋襄公加禮

焉

襄公名茲文桓公御說之子之鄭鄭文公不

敬文公名捷鄭厲公之子被

瞻諫

一作

曰臣聞賢主不窮窮今

晉公子之從者皆

賢者也君不禮也不如殺之鄭君

不聽去鄭之荆荆

成王慢焉

慢易不敬也傳曰及楚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

楚子饗之曰公子其波及晉國者君

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

以報我對曰共以

大正十八

八 民春秋卷十九

八

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

中原其避君三舍

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

而有禮其從者肅

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廉而儉文

之吾聞姬姓唐叔

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

重耳乎天將與之

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其將由晉公

秦推此言之不得

為慢去荆之秦秦繆公入之

晉既定興師攻鄭

求被瞻被瞻謂鄭君曰不若以臣

與之鄭君曰此孤

之過也被瞻曰殺臣以免國臣願

之被瞻入晉軍文

公將烹之被瞻據鑊而呼曰三軍

之士皆聽瞻也自

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

者將烹文公謝焉

罷師歸之於鄭且被瞻忠於其君

而君免於晉患也

行義於鄭而見說於文公也故義

之為利博矣博大也

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鉅子孟勝二人學墨者也為陽城君所

善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為符約曰符合聽之荆

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

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

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

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

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

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

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

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義道也我將屬鉅子

於宋之田襄子我謂孟勝也屬託也田襄子

之絕世也田襄子亦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

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

子二人孟勝之弟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

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

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當聽遂反死之反死孟勝於荆墨者

以為不聽鉅子不察嚴罰厚賞傳一當不足以致此今

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若客也一作若

上德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

呂氏春秋卷十九

賞罰則不足云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
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為可也可用闔廬之

用兵也不過三萬闔廬吳王光也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

吳起衛人為楚將萬乘之國其為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

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

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國雖大勢雖便卒

雖眾何益不知用之何益於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

矣其民不為用也無自古以來有天下者多而多用民

之論不可不熟劔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

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

呂氏春秋卷十九

其種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祈當禹之時天下萬國

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

民之不用賞罰不充也不當賞不當罰不罰則民湯

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

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仲商鞅民之用也有故故事得

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

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為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

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為罰充也榮利

所以為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無不可用

也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劔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

止試用習之也勾踐試其民於寢宮以爭入水火死者千

餘矣遽擊金而却之却一作退嘗只罰有充也莫邪不

為勇者興與一作與懼者變莫邪良劍也勇者以工

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

農夙沙大庭氏之末世也其君密須之民自縛其主

而與文王詩云密人不共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

又能用非已之民能用非已之民國雖小卒雖少一作

少年雖功名猶可立立成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

終身一人之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

之本本始也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為管管准宋人有取

呂氏春秋卷十九

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瀾水瀾殺投又復取道其

馬不進又倒而投之瀾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

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

御無益於不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

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民不用不為亡國之主多以

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

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

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行行之惡乎託託於愛

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威大甚則愛利之心息愛

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咎一作咎此殷夏之所

以絕也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見此論邪

用民

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節節欲走也

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祈用而不可得

也苟得為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於千

仞之谿曰七尺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

善則讎也周書周公所作畜好有讎而衆不若無有厲王天子

也厲王名胡謚法殺戮不辜曰厲有讎而衆故流于彘

禍及子孫河東永安是地名今微召公虎而絕無後嗣

微無也虎臣宣王詩云王命召虎今世之人主多欲

衆之而不知善此多其讎也不善則不有不得有有

必緣其心愛之謂也緣其仁心故曰有其形不可謂

有之形體也不可謂也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也而

不得息由此生矣息安也不得安其位有無之論不

可不熟熟猶知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立猶古之君

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導猶務先也

除其災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墮之於塗也抑

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圜則圜若五種之於地也必應

其類而蕃息於百陪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無能

大世三十七
小世三
臣春秋卷一九

十二

敵之也如神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從其化有其人

事審也其所施行皆可為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於

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武侯之子也樂羊

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驟數武侯曰驟戰而驟

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

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

驕則恣恣則極物極盡罷則怨怨則極慮極其巧

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猶此夫差之所以自歿於

干隧也為越所破自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一作

中繩左右旋中規東野稷其名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過

也勝過猶也使之鉤百而少及焉不達顏闔入見見謂莊

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按魯世家莊公

顏闔在春秋後蓋魯穆公時人也莊公為妄矣由

此觀之咸陽市門之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

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

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一作中繩左右旋中規造

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

敗也善當自求於心而反求於故亂國之使其民不

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為教而過不識識過責數為

令而非不從令不從從而非非巨為危而罪不敢不敢

從也

大二十九
呂氏春秋卷一九

十三

危者而重為任而罰不勝不能勝其所任民進則欲

其賞退一作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為

繼矣以為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罪之罪其為也是以罪召

罪也召致上下之相讎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

煩則無功一作准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設禁而不

也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因用一作而身為戮極也

不能用威適適宜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

必死遂應狝狗而弑子陽極也子陽鄭君也一日鄭

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恐誅因國人有周鼎有竊一作

窮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聞未

卷之六十三 呂氏春秋卷一九 十四

適威

六曰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民無欲不為物動

也用之夫無欲者其視為天子也與為輿隸同與衆其

視有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也同等其視為彭祖也

與為殤子同彭祖殷賢大夫也蓋壽七百餘歲九夭

子至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三

者不足以勸勸樂輿隸至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也

殤子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禁會有一欲

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

矣亂猶也犯白刃冒流矢趣一作水火不敢却也却猶

也

晨寤興務耕疾庸撰撰古為煩辱不敢休矣故人之

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無

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雖多而上無以令之人雖

得其欲人猶不可用也令人得欲之道不采審矣善

為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也

蠻夷反舌殊俗異習之國反舌夷語與中國相反故曰反舌也其衣服

冠帶宮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為欲使

一也一也三王不能革不能革而功成者順其天也

也天身桀紂不能離不能離而國亡者逆其天也逆而

不知其逆也湛於俗也久湛而不去則若性性異非

性不可不熟不聞道者何以去非性哉無以去非性

則欲未嘗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則夭以治國則亡故

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以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

不立矣聖王執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執一者

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無敵故民命敵焉群

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炙雞狗

爭之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不

爭之術存因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凡

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為不義也疆

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爭

行義樂用與爭為不義競不用此其為禍福也天不

能覆地不能載言其大也晉文公伐原原晉邑文公復國

河內軹縣北與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原不從故伐之今命去之

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

得原失寶吾不為也遂去之明年復伐之與士期必

得原然後及原人聞之乃下衛人聞之以文公之信

為至矣乃歸文公故曰次原得衛者此之謂也文公

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誠信以

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可謂知求欲矣

為欲

七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誰猶何也故周書

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周書逸書成故

信之為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

則六合之內皆為已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

而不用人之有也人之有他制之而用之已之有也

已之有也則天地之物畢為用矣畢盡人主有見此論

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論者可以為王者佐矣

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一作安不信草木不大不信

陰陽皆不交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

果實不生在地曰木曰果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

不肥則長遂不精也遂成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

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堅好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

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不通也天地之大四時之

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乎於君臣不

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

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易輕交友

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親比百工不信則器械

苦偽丹漆染色不貞貞正夫可與為始可與為終可

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

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

矣當猶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

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翹謂魯莊

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

謂也曹翹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

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

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翹皆懷

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承佐曰

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

也戮於君前鈞等也戮管仲鮑叔進曹翹按劍當兩

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

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歲賊也信於仇賊又况於非仇賊者乎公羊傳曰莊公而從之請復汶陽之田管子曰君許之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離而桓公不惑桓公之謂也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為榮以窮為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大三十卅六

呂氏春秋卷十九

六

貴信

八曰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物事也人傷堯以不

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殺

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傷毀也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

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

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飾飾讀

曰物也故任天地而有餘德也不肖者則不然責人

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則難瞻難瞻則失親

難瞻則恐則離自責以人則易為易為則行苟且

不從禮義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

桀紂幽厲之行也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

璲先王知物之不可不全也故擇務而貴取一也

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論一作術則見外論季孫氏武

也劫奪公家政事而自專之於是受養而便說孔子

也孔子欲以道而見遠外養而季魯國以訾訾毀也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

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螭龍

也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

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趨走魏文侯弟曰

季成友曰翟璜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季充季

大百四十一

呂氏春秋卷十七

一九

充對曰君欲置相立置則問樂騰與王孫苟端孰賢孰

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而不肖翟璜進之以樂騰為

貴季成進之故相季成凡聽於主言人不可不慎季

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猶不能知何由知樂騰與王孫

苟端哉疏賤者知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自

然而斷相過季充之對曰文侯也亦過過長也論語

言俱不雖皆過譬之若金之與木金雖柔猶堅於木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

伯何也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白圭對

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

桓公也卜相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

也卜擇也成季相也也百官之長也擇者欲其博也

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讎亦遠矣且師友也者公

可也戚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衰國之政也然而

名號顯榮者三士羽也也翼羽審戚欲干齊桓公窮

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固旅將任車以至齊任亦暮宿

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爨火甚盛

從者甚衆審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

歌歌碩鼠也其詩曰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

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得逝將去

僕之手曰異哉之歌石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

反至從者以請請所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審戚見

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治桓

公大說將任之任用也群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

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

桓公口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之

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大天下之士也已凡聽必有以

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用

其長者當舉也桓公得之矣

呂氏春秋卷十九

二十

舉難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